



【行走人间】

原汁原味

□赵峰

这几年，非是刻意，我尤其喜欢吃白饭。白米饭、白面条、白饺子。所谓白，就是先干吃原物，后吃那些捧场的帮衬，就是那些或荤或素的菜肴。吃惯了原汁原味，人也就重里子轻面子，再也不想费心苦力地舍本求末。正本清源，返璞归真后，好多看上去的简单不再简单。随便看哪里，眼里便会生出风景来。

舒服不过躺着，好吃不过饺子。饺子应该是最好吃的食物。馅里本身就佐料齐全，不蘸醋和酱油也好吃。醋和酱油一搅和，反倒遮蔽了本真，不仅原味没了，啥馅都不一定吃得出。马未都说过一种吃法，比较科学合理，先干吃仁，蘸酱油吃仁，最后再蘸醋吃仁。九个饺子，以现在人的饭量，差不多也就饱了，这样至少吃了三种味道。如果味蕾好，不狼吞虎咽，还能细细品味咂中的绵绵无穷，万般滋味。

我小时候，只是没赶上挨饿，但也没大有东西吃，挑剔更是无从去想。饭菜，都是变着法弄上桌的，只有来者不拒，拼着命饕餮。吃窝头，要千方百计搞些咸菜就着，免得口淡，不好下咽。有点咸味儿，多寒酸的食物便不孤单，结着伴一起跳进胃里。那些年，除非吃国库粮的，根本供应中有大米，庄户人家只能看着。记得邻村挨着狼溪河的地，种过稻子，收稻子后地里能落下一些，赶紧抢着拾了。带回家用木板搓下外壳，做一碗米饭，一家人分着吃几口。

平时还是以面为主，白面是副食，玉米、地瓜、高粱面是主食。那些年味蕾没见过世面，胃口鉴别力也差，别看贫寒，却识不得好歹。总觉得这些出身泥土的东西，都是夯货，粗鄙不堪而嫌弃。实际上，那些年的东西全是靠谱的真材实料。麦子、玉米不用细加工，用碾或磨子随便碾压一下，粮食那芳香就散发出来，令人迷醉。困苦的人辨识能力很低，认知就停留在果腹那层面上。所以，那些年的绿色食品很受委屈，实在明珠暗投了。

种花基本上选红绿分明、色彩鲜艳的，纯绿叶植物，开花色彩不浓郁的就不愿意栽植。家里墙壁上的美术作品，也多是大红大绿，挂书法和水墨画的都是有些文化的人家。后来习惯张悬国画和一些喜闻乐见的年画，都是印刷品。素描和写生，我就没见过。即使有，在乡下也未必有市场，大家都喜欢浓墨重彩。

我记事后，喝酒尽量多做一些

菜，不管有多简陋。那时，想丰盛也不可能，家里来了客人，六个菜就是上限。多数时候，也就一个菜，甚至只有咸菜。但那时的酒和人一样，淳朴、憨厚、懵懂，不知何谓勾兑。最起码也是瓜干或高粱酒，工艺清一色酿造，也没有低度一说。动不动就六十二度，能号称半斤酒量就算很厉害了，一般人也就不两。嘴再馋想尽兴，瓜干酒也管不够，那些年粮食实在太少了。

再早的喝酒场面更小，独酌还是对饮，酒是真正的核心。传说只一根蚂蚱或油子腿能下二两酒，那近乎意，喝得纯粹至极。见过烈日下瓜田老人对喝，艳阳当空，就地而坐，一人一碗酒，就几个红辣椒。喝个酣畅淋漓，大汗淋漓。还见过端碗腌辣子，几口就能咕咚下两茶碗酒的。等日子好过一点，喝酒时炒盘鸡蛋或干炸个花生米啥的。酒馆里喝，标配也是猪头肉、花生米、二两老白干。伙计肩搭白毛巾，一个托盘全端了酒菜。客人悠闲坐下，不慌不忙，喝好了，喷着酒气慢慢离开。

古人喝酒，无从知晓详情，像李白那种性情，见酒不要命，估计不会吃菜的。竹林七贤，从画上见过，最能喝的刘伶搬个酒坛子直接对嘴狂饮，这是真喝酒，也是喝真酒。现在的喝酒，唱主角的实际是玉盘珍馐，名为喝酒，重头戏却是饭菜。若是请客，就一盘花生米或猪头肉，不会被当做情调，会被看成笑料。前期有个段子，笑话几种人：喝酒不吃菜的，光膀子扎领带的，自行车骑到六十迈的。除了光膀子扎领带有些离谱，其余正常的事反遭讥讽。

饭也如此，白米的好处不再多言。有次去超市买米，只剩下一种大袋包装，五十斤装的。以为是糙米，没有朱砂，红土为贵，也只好买了。煮了吃，居然好吃得要命，跟那些品牌米并无明显差异。那段时间像是有新发现一样，逢吃必白米。原汁原味，让我觉得非常幸福。

不蘸佐料的水饺，不浇卤子的白面条，玉米面或小米面熬的稀粥，细细咂摸，食物的原香在五内荡漾。回归初心的感觉，特美。

人，年纪稍大，不再慕铅华，人际更注重成色。蟒袍布衣皆随性，聊得来就好。自吃下白米饭那天起，爱喝白面条那天起，白开水替代茶那天起，世界上的同类项就少了，余下尽是原汁原味。卸下面具，婉拒邀约，远离热闹，心静如水。不需要诗，不渴望远方，但常闻天籁。大了，很小，很小却无限大，原汁原味就是这般奇妙。

□刘玉林

触景生情，我觉得那棵老树一直在那里。

在黄河口，过了渡口的浮桥，你才知道什么是空旷。视野里忽然就简单了许多。车窗外，地平线像把剪刀在唛唛向前破拆，于是世界被分成了两部分。上边是铅灰色的天空，下边是黄澄澄的稻田，没有半点杂质。

或许，那天空中还飘着绵绵的秋雨。像牛毛一样纷纷扬扬却又不易察觉。我行走在低沉的天空下，游弋在橙黄的稻浪中。田野中一片静谧，天上没有一只飞鸟，我感觉整个原野只是我一个人的世界，直到那棵树的出现。

那是一棵孤独的老树，像个小山包突然在地平线上隆起了。在旷野，它如云的冠盖像擎起的一把大伞，孤零零映衬在灰蒙蒙的天空中，在雨雾里若隐若现。背后是一片晦暗的铅灰，下边是安详的稻田泛着赤黄。

一位画友听我这样描述，被这个画面吸引，要去找那棵树，把它画下来。

风景总是捉摸不定，树也是。当我率领他们驱车赶到那地方时，却没找到那棵树，只发现了稻田。天空不是铅灰色的，稻田也是一片翠绿。

他们极其失望地望着我，我也是一脸茫然。我明明见过那棵树，怎么会消失了？于是他们中有人说，千万别相信一个爱写散文的人说的话，恐怕他自己的日子也分不清哪是现实，哪是梦境。

树是风景，人也是。树像生长着的人，人像移动着的树。你的风景中满眼是树，不代表树不会被遗忘，人也是这样。我之所以每天坚持在河边奔跑，是因为害怕会成为一棵被遗忘或消失的树。当我在河边这样想的时候，才感觉晨练的人群中少了一对老年夫妇，只有那位穿红色运动鞋的老人每天坚持出现。

那对老年夫妇以前经常在河边散步。两人一直手拉着手，这让在河边健身的人时常侧目一笑。两位老人慈眉善目，眼睛里全是和悦的色彩，还不时取笑我：“别跑了，天天跑，也不见瘦……”

现在的河边已经多久没见这对老人出现？我记不起了。树会消失吗？树该一直生长。随着季节更替的是稻田，绿了然后黄了，被收获了然后新的秧苗又插上了……

那棵树明明在那里，怎么会消失？只剩了庄稼在生长。这样想的时候，我莫名伤感起来。在都市中，一些老人总是悄无声息地消失了。就像一片落叶飘向水面，惊不起任何涟漪，然后被流水冲走，无声无息。

【城市地理】

老树

忽然想起一位阿姨已经不见很久了。那位阿姨的老伴还在的时候，我经常与他们在小区的门洞下打扑克。那老头赢得下，却输不起，输了就会发脾气。后来老头去世了，门洞里也就再也支不起牌桌。这时的阿姨时常独自漫步在街头，步履越来越艰难，就像一棵缓慢移动的老树。当与她碰面，她的眼神是那样殷切，她最盼望的大概是你会停下来，哪怕像在牌局上跟她调侃几句。但一个忙碌的中年人与一位老年人有什么共同的话题呢？

现在的我每天早上都会碰到那位穿红色运动鞋的老头，隔老远我就会向他打招呼。他总是先我一步来到河边，流水声里随着雾霭散去，河边的风景里总有一位老人在缓慢移动，就像一块孤零零的苔藓。老人不光像老树，还像一只易损的瓷器，总让人担心太多。

先前，我总觉得他无非是河边一棵移动的树而已，彼此从无瓜葛。现在的我会停下来跟他聊上几句。对着流水，我偶尔会和他抽上一根烟卷。年初，老头穿了一双红色的运动鞋，一聊才知，今年是他的本命年，女儿给他买的。老头竟然还拿出手机，说我的微信，每天都能看到我发在朋友圈的画，而我竟然不知哪个名字是他。

风景总在变换中。树多了，人少了，一些熟悉的面孔不见了。许多时候，我们连伤感都来不及，因为我们总像树，呆在一起就成了林，却有着永远无法靠近的距离。

不知为什么，我总在想黄河流域那棵树。那棵树到底是存在过还是来自我的意识，还是有人把它移走了？现在的许多老树总是被人移到另外一个陌生的地方，然后园艺师会在它们身上挂满吊瓶，像对待病房里的病人一样。每当树离开我们的视野，我们才发现风景改变了。而当树存在的时候，我们从来没有觉得风景就在身边。

写下这篇文章时，我有着不错的心情。在每天经过的那条街上，许多树开花了，一些老树头顶紫色的花朵堆积成了绚烂的云霞。春风一起，那些老树的骨骼都开始咯吱作响，阳光在花层的罅隙中摇曳出迷人的光晕。在树下，我忽然发现了那对以前在河边手拉着手的老头。只不过，那位阿姨坐在了轮椅里，老头在后边推得亦步亦趋。

风起了。老头赶紧停下轮椅，绕到前边，掖了掖妻子的衣领，又把她的围巾系紧，继而他又推着老伴走在春光里。头顶的老树正发出欢快的吟唱，一些紫色的花朵随着炫目的阳光正纷纷泼洒下来……